

生活杂志

## 请你成全我

岑燮钧

四围都是山，我在深山中。  
学校是山村唯一的漂亮建筑，搬进不久，操场路面都高低不平，下雨天，东一个水洼西一个水洼。可是，孩子们不管，依旧玩得亦乐乎。

我从办公室出来，捧着一叠作业本。正好遇见课代表，就让她发下去。

靠着栏杆，极目望去，是重重叠叠的山。

我分到这里已经快三年了。最近半年，我的事似乎跑点眉目。不过，我还没跟校长说过。

校长室没人。我沿着走廊看外面，发现有人在用翻斗车拉黄沙。那不是校长吗？他只穿着一件白背心，颈项上挂着条湿毛巾，时不时用毛巾擦把汗。为这操场，他跑了好几次乡里，都说没钱。一个月前，他让拖拉机拉了几车黄沙来，同几个校工一起粗粗平整了下。可是，梅雨一来，又坑洼不平了。

“不务正业……”一个自以为是的“元老”看了看，笑笑跟我说。

我“呵呵”了一下。

我想下去跟他说话，走到楼梯，觉得不大方便。

快下班时，他看见我，让我到他办公室。

“有一张奖状，‘基本功操练’一等奖，你为学校争光了！”

等他把我奖状给我，我犹豫着：

“校长……”

“有事？”他看着我，让我坐下。我说我想调走。他沉默了，抽出一支烟，示意我吸不，我摆摆手。他就自己点上，深深吸了一口。我很有志气，不敢正面看他。

“山村实在太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了，可总是留不住。你看，一等奖，你让我怎么舍得呢？”

我嗫嚅着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他呼出一口气。“不过，我不会为难你，毕竟人往高处走嘛！”

我知道他喜欢我。有一次，他甚至跟我开玩笑：要是我有女儿，就把女儿嫁给你！

我惶恐地退出，心想，要不要去一趟他家呢？回家时跟父母一商量，他们说，为我准备好了“烟酒”。

他家离学校有点远，是那种勾连着的老房子，暗沉沉的，好在里面还干净。

“你这是干啥呢？我已经说过了，你不会为难你！”他看见我提着的东西，有些不高兴。

我笨嘴拙舌地说：“我只是想感谢您，东西实在不值一提……”

他把我让进里屋，替我倒茶。他跟他讲了跑调动的事，意思是已经办妥当。

“我看难。那一年我跟你一样，想调回老家去，人家答应了，我自以为也板上钉钉，结果一连三年，都希望落空。我怕你也会这样。反正调成功了，我不拦你；万一调不成，你安心教书……东西你拿走！”

我一定要把东西留下，他沉下脸，说今天不拿走，明天拿到学校去还你。

“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，你这是不信任我吗？”

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也不好意思了，只得提了东西出来。

夜还不深，可是路上很黑，山边的月亮，只细细的一弯。校长叮嘱我小心。我心里感到有点沉甸甸。

整个暑假，我一直等待调令。我怕真如校长所说，那些人是虚应我。

好在，天从人愿，我调成功了。去校长家的路上，我拐进学校，兜了一圈。四下无人，校内寂然。经了夏雨的冲刷，操场又多了许多坑。在这里，留下了我三年的欢笑，也留下了三年的苦恼。不是我不爱自己的工作，实在说，我在这里，工作顺心，校长也很器重我。只是，社会是世俗的，我也不能免俗——谁不想去城里呢？

我带着东西，第二次走进了校长家。

校长穿着一件很旧的背心，肩上有一个小洞。毕竟上了年纪，身上的肌肤都耷拉下来了。

“小伙子，你运气不错。”他边倒茶边把我让进里间，开着了吊扇，“可惜，我们山里留不住人啊！”

“我知道，你其实希望我留下……”

“当然，像你这样的语文老师，我到哪里去找啊。你写的文章我都

看的，去教育局开会，好几人向我提起你，作为校长，我也感到很自豪啊！”

这一次，我们聊了很久。校长希望我经常来看看。出来时，已是月上东山，清光照亮了山路。突然，他转进屋里，把东西仍旧放我车上。

我又提进去。

“校长，这一次你无论如何要收下。如果说，上次来，我还有私心；那么，这一次纯粹是为了谢谢你！又不值几个钱，一点心意而已。”

“我知道。可是，这东西不能拿。”

我们又来回回了几次。他停下了，诚恳地跟我说：

“你的心意我领了，我知道你是真心的。你是语文老师，我想，你一定知道，古代文人讲气节，讲清清白白做人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教过语文，敬重这样的风骨。我做校长，没收过一个老师的礼，我也想做一个人清清白白的人。我都快退休了，你让我收礼，这是让我晚节不保啊。何况，我什么也不缺，我老伴也有工资，我儿子在上海，工作也不错……你要理解我，成全我！”

我心头一热，又是感动又是惭愧。

我不再坚持，收回东西，向校长告辞。骑了一会，在拐弯处回头，依旧看见我的老校长站在山垭口，向我挥手。

月亮明晃晃的，照在我前头。

西洋镜

## 静冈：一个城市的两个细节

牧野

很多时候，一座城市的表情写在细节中，并显示出这个城市的品位，这样的细节，会在不经意间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演绎和渗透出来。

下午三点过后，在静冈县静冈市车站前南口的一条小巷里，身穿素色和服的居酒屋老板村来先生慢慢地踱出小酒店，他的手里拿着一把鬃毛小刷子和一个方形的木制套箕。

居酒屋右侧挂着长条形的布招牌，上面写着两个红底黑字的“村来”汉字，非常显眼。此时，小巷里行人稀少，开始西斜的阳光懒洋洋地散发着即将消失的暮春气息，宁静且恬淡。在静冈，没有人说得清有多少这样的居酒屋，只有到了入夜后，它们才会苏醒过来，在灯红酒绿的暧昧中显出它的精彩，而眼下，却是居酒屋主人们一天中最为空闲的时光。

村来先生蹲下身，用小刷子耐心地剔着门口台阶与道路之间的缝隙，那里有几片黄豆般大小的细碎杂物，如果不仔细看，几乎难以察觉。

村来先生显然听到了我们的赞叹，并以一种日本人特有的礼貌予以回应。他解释说，每天做这样的清洁只是一种习惯，周围其他人都这么做，他还极为认真地称赞了手里那把中国制造的鬃毛刷子非常好用。

当一个细节成为生活的一个部分，那么，生活中的这个部分一定会因此而变得生动。

华灯初放的夜晚，我们在静冈市区的一条小街上闲逛，阅读着这座城市的平淡和风韵，捕捉到了纯净空气中流动着的那份沉着。突然，有谁收住了脚步，站在了一个橙色的圆形图案前。立即，好奇的目光同时在此集中，其实，你即使随意瞄上一眼，也能判断出这是一个窰井盖，不错，就是那种铁制的圆形盖板，在它下面，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各种基础设施、密集如蜘蛛网的管道、线路、沟渠等。从这个窰井盖下方清楚标注的消防栓三个字，可以判定它应该是当地消防部门设立并管理

的。关于窰井盖，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想出什么让人愉快的故事，与其相连的，是因被人盗走而发生的各种意外和因此引出的各种让人头疼的纠纷。在经历过多次类似的尴尬后，管理部门最迫切想解决的问题是，如何让这种外形丑陋的铁板盖变得更加结实，不会给自己惹是生非。

但眼前的这个窰井盖让我们远离了与此相关的那些记忆，因为你面对着的更像是一件艺术品：它用木刻般的粗黑线条画出了一个漂亮简洁的图案，在其左边是一个穿着红蓝相间盔甲的古代武士，正威严地正面站立，似乎在注视着远方；武士旁边是蓝色的河流，正快速地向远处逝去，一直流到后面那高耸的富士山脚下。图案右侧是三行竖写的15个汉字：大御所家康公骏府城人城四百年祭。为了让这个黑红蓝三色为基调的画面变得更加醒目和美观，其周围还被涂上了一圈橙色，让人老远就能看到。

蹲下身子，用手机拍下了窰井盖的照片，在回到宾馆后立即上网查询资料，终于大致解读出描绘在窰井盖上的故事：

在古代，今天的静冈县一带被分为远江、骏河和伊豆三个国家，现静冈市中就属于骏河区，当年这里甚为繁华，被称为骏府，甚至有“东部地方的京都”之称。后来，江户幕府的首代将军德川家康（1542—1616）在这里推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，筑成以城池为中心的城市。德川家康在日本是一个传奇人物，静冈市留有许多有关他的遗迹和传说。他出身贫寒，长期寄人篱下，但有着沉着多谋、遇变不惊、百折不挠的性格。他在统一全国后，从将军位子上卸任，一直住在骏河城（即今日的静冈市），自称大御所，直到逝世。

这个窰井盖所描绘和记载的内容，显然与这位日本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有关。走在这样的窰井盖上，实际上是行走在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上，你感觉到的不只是这个铁制物件在视觉上的美观，而是这个城市的质感，它的厚重和积淀，你甚至可以听到它曾经清晰地发出直到今天仍在回荡的悠远钟声，它曾经拥有过的骄傲和荣光，以及今天正在进行的梦想与风采。

乡土情怀

## 宁波夏令习俗

清晨

夏天按节气来计算，应包括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、小暑、大暑这六个节气。宁波自古就有不少夏令习俗，数“立夏”“端午”这两个节气中的民间风俗最为丰富和讲究，人们也最为熟悉，但这两个节气以外的一些夏令习俗，人们就未必知道了。

四月初十葛仙翁诞辰。传说三国时葛仙翁葛玄曾为躲避战乱，来到浙江舟山的黄杨尖山，并在此静心修炼丹药。唐朝时，黄杨尖山是以葛仙翁的名字来命名的。黄杨尖山上也留下了茅棚、炼丹洞、草药坊、仙水井、放娘石等道教遗迹。民间还传说葛仙翁“四月初十拜我生，赠送银子一千两”的话。不过葛仙翁承诺的这些银子仅是一张“空头支票”，据说要到来生，拜他者才能得到这笔钱。

小满动三车。“三车”指丝车、油车和车水。在从前的农业社会中，此三项都是关系民生的要紧大事。时至小满，蚕茧结茧，人们纷纷准备煮茧、缂丝。此时油菜籽也成熟了，农家要将它用来榨油。同时，百姓还担心这一年的夏天是否会闹干旱。农谚云：“小满不满，干断思坎”。这里的“满”指的就是雨水的丰沛程度。小满是南方早稻追肥、中稻插秧的时令，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蓄满水，一旦遇到天旱，就无法插秧。农人最懂得未雨绸缪、有备无患的道理，所以开始蓄水、储水了。

洋生时。从立夏到夏至，渔潮最盛，是为“洋生时”。宁波民谣有“种田落洋生，捕鱼落洋生，镇台提台也要巡洋”的话。镇台、提台是总兵、提督之类的大官，属地方高级武官。他们下海巡洋，为的是看看这个时节的潮汛是否安全，会不会对渔民捕捞造成危害。

五月十三关帝生辰。中国百

姓对关帝一直很敬重，关王爺的庙宇也遍布全国。所以每逢这位忠肝义胆的关帝爷生辰，必要宰杀牲畜、上演戏曲，热热闹闹地庆祝一番。五月十三这天在老百姓心目中还是一道分界线。据说五月十三之前下的雨是“磨刀雨”，主多灾，以后下的雨是“洗刀雨”，主平安。

六月初一龙王生辰。宁波是沿海城市，以前，百姓都视水神为主宰民生、民运的大神，各地的龙王庙也比较多，到了龙王生辰那天会举行祭祀活动。据说，当初龙王庙就建筑在宁波定海的关山之上，在龙王生辰前后，海面涨潮时，不少海洋里的鱼被冲到岸上，百姓认为这是百鱼为龙王贺寿，成为一大胜景、奇观。

六月初六曝书日。藏书之家习惯在这一天晒书，以防书籍生霉。如今，线装书的收藏者有些还保留着六月六晒书的传统习俗。据说天一阁在晒书这一点上有十分严格的规矩。天一阁是我国著名的藏书之处，内藏不少善本，为防止有人趁晒书之机偷窃，所以晒书那天，要集中族中宗长、地方官员严加防范。六月六日这天，佛教徒们也会在太阳底下铺展经卷。还有人将家中养着的猫狗牵到河边洗浴，这也有谚语的根据：“六月六，黄狗猫洗浴”。

六月廿四雷公帝。雷公又被称为雷祖、雷神。他本名“闻仲”，是商纣王时的当朝太师。六月廿四是《封神榜》中闻太师被焚于绝龙岭的日子。为了纪念闻仲遇难，有人会在六月整个月都吃素，到了廿四这天，就只吃瓜果，称为“熬斋”。

三梅三伏并高秋。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，“黄梅天气半阴晴”。小暑时忌雷，所谓“小暑遇雷，重番做梅”。而入伏后，也就进入了一年之中最热的日子。即便到了秋后，也有一段闷热难耐的时期，人们称其为“秋老虎”。“冷三九，热三伏”。“秋老虎”一去，日暑渐减，暑日无多，真正秋高气爽的日子也就来临了。

诗画印象



邱文雄/摄影

赵淑萍/配诗

故乡是一个梦  
大自然的灵光照亮万物  
大树的浓荫里房舍俨然  
小溪在砾石中亮光闪闪  
舞龙汉子一声吼

响彻群山  
草叶上的露珠 纷纷坠地  
野花悄悄探出头  
光影里的故乡啊故乡的光

那是植在我心中的一面镜  
子  
照见天光云影 山岚流  
霭  
是一方永不褪色的画屏

当我寻梦的身影  
如一朵白莲  
冉冉绽放在舞台  
瞬间  
梦开始无声传递

思想散墨

## “门门将”和“搭搭动”

张仿治

前不久接阿姨出院，那位姓李的护工一直送阿姨上汽车。临行前，我对李大姐10天来精心周全的护理表示感谢，她笑着说：“唔格咯唔告格，我该是门门将格（没关系没关系，我这样做是应该的）。”我听了，佩服之心油然而生。

我首先佩服她那一口地道的宁波话。她是江西人，来北仑打工才3年。虽然她在医院里做护工，每天直接接触许多当地人，有利于学会本地话。但是，能把本地话学得那么地道，连“门门将”这样比较“土”的词也能脱口而出，且用得如此得体，这就非常难得的了。我想，她除了有语言天赋外，一定在学本地话上很花了一番功夫。大家知道，本地有不少人要把老人请保姆或护工，总有点不想请来自外地的人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不通，难与老人交流。而她能把宁波话学得那么熟，这个关就容易过了。

我更敬佩她为病人着想的好心肠。“门门将”是我们宁波的一个方

言词，意思是“应该的”“理所当然的”。要说护工完成她的护理工作，那当然是“门门将”的，因为她拿了工资。但是，这位李大姐是用她的心去做护理工作的。她凭自己对医院的熟悉，自告奋勇指点病人家属如何办手续；夜里宁可多起来几次，努力让病人上厕所上轮椅减少痛苦……从她的一言一行看，她简直是病人的亲属而非出力气挣钱的护工。她把这样做说成是“门门将”的，怎不让我感动？

从对她的敬佩，我又联想到了“门门将”这个我们家乡的“特产”来。我们在许多时候会用到这个词。比如，做父母的把孩子养大，那完全是“门门将”的；反过来，子女赡养自己的父母，也完全是“门门将”的。又比如，我出了钱，把自己买的东拿回家去，是“门门将”的；他犯了法，判他刑是咎由自取、罪有应得，也是“门门将”的。

但是有时常能听到意思似乎相反的两句话：“什是门门将的啦？”“这是门门将的。”第一句是反问句，意即“难道是应该的？”第二句则是肯定句，“这是应该的”。比如在公交

车上，有人劝另一人为老人或病人让座，那人眼一瞪，说：“什是门门将的啦？”于是劝的人无语。还有的人主动让座，别人感谢他，他轻轻一笑说：“这是门门将的。”旁人颌首。

我就亲自遇到过这样一对“门门将”。那天我去敬老院看阿姨，正好有个先生在敬老院办公室为他母亲交费，有人提议他顺便去看看住在楼上的母亲，这位先生把眼一瞪，说：“什是门门将的啦？我每年为她交那么多钱，还不够？”说完，头也不回，开着汽车走了。进了阿姨房间，我看见有个姑娘在为老人剪指甲，估计是一位为老人服务的志愿者。我十分感动，连声说“谢谢、谢谢”，那姑娘却嫣然一笑，回答道：“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年轻人门门将的啊。”

我还有趣地发现，“门门将”这个词在同一件事上会产生水火难容的不同用法，教人思考，逼人选择。举个小例子，有人把香蕉皮扔在地上，有人却放进垃圾箱。前者说，我这样扔是门门将的，不是有环卫工人来扫吗？后者却说，放进垃圾箱是门门将的，人总要懂文明嘛。你看，

这两者之间，谁能不作出选择呢？

说着说着，我又想到了我们家乡的另一个词：“搭搭动”。它的意思是，心有歉意，觉得惴惴不安。一次，我一个学生闻知我去他所在城市开会，连夜坐80元出租车跑来看我，我说，你打个电话来我们聊几句就行了，老远的干吗一定要过来呢？他说，我这是门门将的，如果不过来，我心里会搭搭动。我不再说他，不过，我心里却非常搭搭动。

我想，“门门将”和“搭搭动”也许是一对“兄弟词”，非此即彼。面对某些事，如果觉得是门门将的，就会心安理得，反之，心里就搭搭动了。比如，若拿了本不该拿的好处，是觉得门门将呢，还是会搭搭动？我还想起古人曾有话说，事有不可忘，或有不可不忘。真正门门将的事，要多做一点。且做了就可以忘了；而别人对我的恩，千万不能当成门门将，千万不可忘了。我欠着几个朋友的情谊，无法用金钱报答，他们总是举手之劳，不足挂齿，门门将的，我却深知它恩重如山，一直牵挂着，心里老是搭搭动。